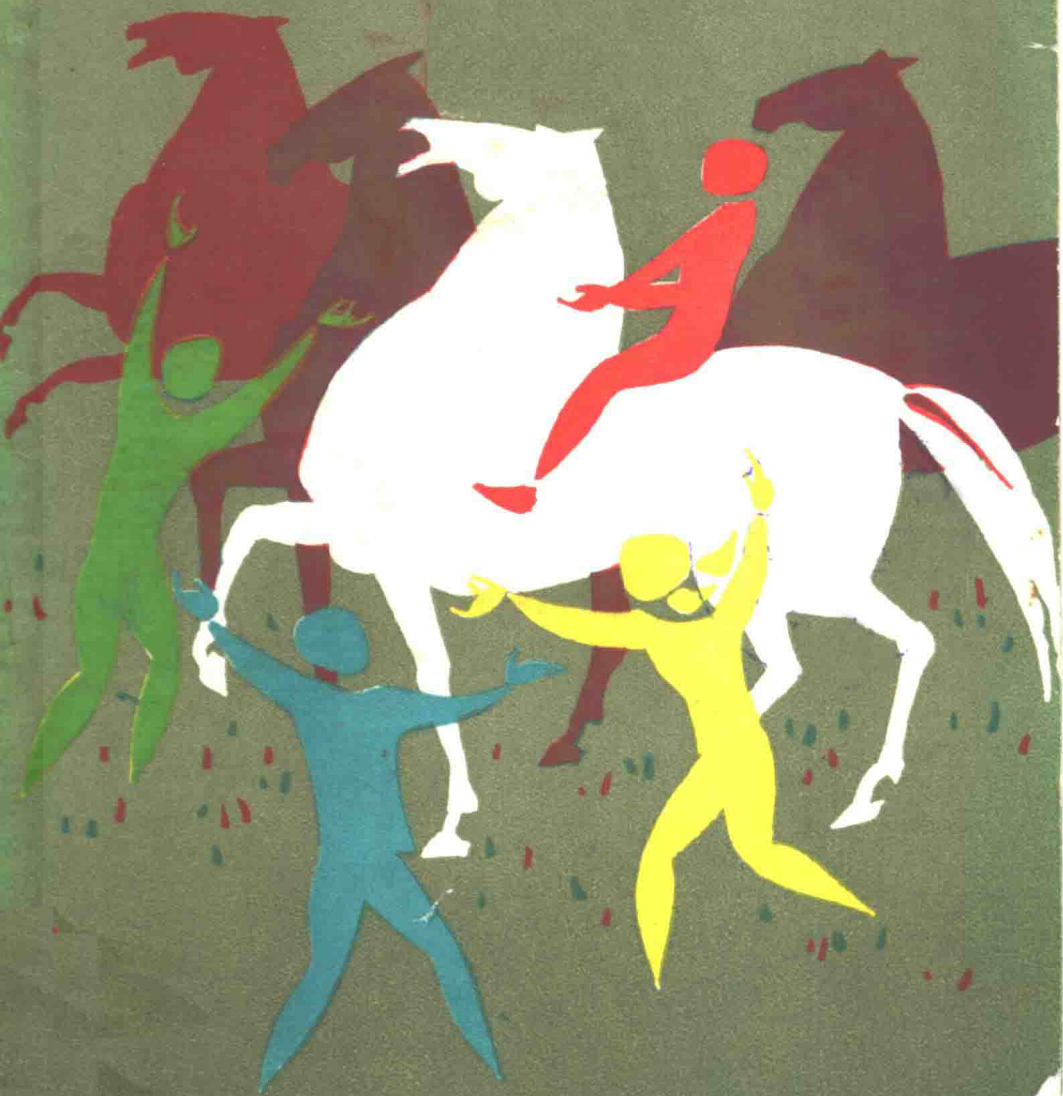


立頭等功的孩子

邹尚庸



序

人称儿童文学是个“小百花园”，不管它是象征性的口语，或者是比喻性的言辞，都还说得有情有理。

是的，在那“园”里：有小说，有寓言、童话，有诗，有散文，既有报告文学，也有传记文学，还有科学文艺……岂不是百花齐放的百花园吗？

瞧，现在又有一个“花骨朵”放出来了——《立头等功的孩子》。中年作家周尚庸的这个中篇小说，给小百花园添上了一朵新花。

作品写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我东北抗日联军派遣地下党员郑柱回县，与隐蔽在日本侵略军种马场当马倌的地下党员姜志敏联系，设法夺取马群，以武装抗联的骑兵连。但伪警察署长于红脸已占据了种马场，想抢夺种马作为投靠国民党的进身资本。双方都要夺马，矛盾由此展开。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在这场战斗中，一伙孩子在郑柱、姜志敏的领导指挥下，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在这伙孩子中，有郑柱的儿子，聪明能干的小根。由于父亲是赶马车的，家里养了匹菊花青马（后被日本侵略军抢进了种马场当头马），小根从小就跟马打交道，爱马，懂得养马，有一套特殊巧妙的驯马方法。还有父母都被日寇杀害、被迫当了种马场的小马倌的小山东。他熟悉种马场，也熟悉他放牧的这一群大洋马。他俩的好朋友小弯，会逮鸟，能打狼。他们都爱自己的祖国，憎恨敌人，有一颗火热的心。

就是这伙孩子，在于红脸严密封锁种马场的情况下，用“挂草帽”作为联络信号，及时传递了情报，配合地下党，里应外合，夺得了马群。

就是这伙孩子，在姜志敏为掩护同志而不幸牺牲后，把马群转移到大草原上，藏起来。遇上恶狼，他们用夹子打；没有吃的，拣鸟蛋来充饥。小根用泥巴驯了马，等待抗联来接收马群。

就是这伙孩子，机智巧妙地躲过于红脸的几次搜索，同敌人周旋了两天，赢得了时间。当他们终于被敌人发现时，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及时赶到了，击溃了敌人，表扬孩子们说：你们立了头等功！

作品描画了东北大草原的风光，作为孩子们配合爱国军民与日寇、汉奸斗智斗勇、打击敌人的广阔的背景。还写出了养马、驯马、逮鸟等知识。在各种活动场景中，

洋溢着浓重的生活气息与儿童情趣，这样，就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与趣味性。

这个儿童文学中篇小说，是对咱们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更是革命传统教育的绘声绘色的好篇章。

一篇小说的创作是不容易的：题材的选择，主题的鲜明突出，情节的构思，结构的推敲，人物的塑造，语言的锤炼，等等，要精心地按照艺术创作规律进行创作，才能写好。而创作儿童小说则更需要作者对儿童的认识和了解，对儿童心理（思想、感情等）的熟悉，对儿童生活的体会，文学语言的遣词造句……为了让小读者能理解，喜爱，消化和接受，都要深思熟虑，照顾到儿童的年龄特征。

《立头等功的孩子》的作者，下笔时没有忘记儿童文学的特性，因而写出的是儿童小说而不是成人小说，这是值得称赞的。

正在参加六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在学习、讨论后的休息时间里，我是匆匆地写了这篇短序，没有写好，请作者、读者给予批评指教。

陈伯吹，

1984，5，18，于北京远望楼宾馆

目 次

序	1
一 水面葫芦	1
二 不平静的夜	19
三 紧急约见信号	32
四 智夺马群	44
五 重托	63
六 忙牛弓上	78
七 蛋壳里的小野鸭	92
八 泥巴驯马	107
九 换盐	123
十 黎明前的枪声	133

一 水面葫芦

靠山屯是嫩江平原上一个村子，有三十多户人家。它象一小块褐色的宝石，镶嵌在草原的边沿上。村中，房舍十分简陋，除伪警察署长于红脸的家是一座黑门楼大瓦房外，其余人家都是用土坯子叠砌的低矮草房。

屯子西邻县城三里，东距日本鬼子的种马场二里。从种马场大门口沿伸出来的一条土路，经过村子直通县城的东门，北靠一架山梁，南面一望无际的草原。黝黑的沃土肥得闪光、流油。地面上，茂密地长着一人多高的小叶樟草、扁平的水稗草和北大荒特有的叶茎纤细的靛靛草……

乌裕尔河清清的河水象一条白色的带子，在草原上曲曲弯弯地流淌，冲积成数不清的湖泊、港汊、沼泽。一到夏天，草原上野花烂漫，到处是蝶舞、蛙鸣，弥漫着泥土清香和花草的芬芳，沁入肺腑，令人心醉。白天，一群群不畏艰辛，千里迢迢从南方迁来的候鸟，在沼泽地上空遮天盖地飞舞，寻找着理想的栖身之地。数不清的牛群、马群、

羊群在草地上摇头摆尾，“格登登”“格登登”地啃着青草，宛如朵朵彩云在绿绒毯上轻轻地移动，景色十分壮观、迷人。夜晚，当太阳西坠，月儿初上时，灰蒙蒙的草原上，狼纷纷出洞觅食，它们嘶叫的声音，给草原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刚下过一场雨，草原如洗，在阳光照耀下，小草儿鲜绿欲滴。乌裕尔河水清波静。两岸长着一丛丛的水葱，手指粗的葱茎，被顶端麦穗似的籽粒压得羞答答地四下低垂。浸入水中的墨绿色的尖梢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象一个女孩子用纤细的小手轻轻地划水，荡出一圈圈的波纹。微波浮荡着水上的浮萍，也浮荡着一个漂在水面上的浅黄色的葫芦。

夕阳烧红了半边天，红红的晚霞，染得河水反射着绚丽的光泽。河汉子上空，归宿的水鸟们，一群群的鸣叫着，盘旋着，起落着。

一群野鸭儿在河汉子上空盘旋了一圈，一仄楞翅膀，唰的一声便落在水面上，它们转动着长脖子，开始啄食浮萍。那个漂浮的葫芦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向野鸭子移动着。几只大野鸭呆呆地盯着它，好象有点儿害怕地嘎嘎叫了几声，再不敢向前游动了。就在这时，一只贪食的野鸭子，发现了一群小鱼，把长长的脖子伸到水里，撅着屁股追逐到了葫芦的旁边，葫芦微微一动，野鸭子来不及抬

头，只惊恐地一展翅膀，便神秘地沉没进水里。葫芦边冒出了一长串小水泡。水泡一个一个地消失了，水面又变得静静的，好象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葫芦也不动了。



野鸭们伸着长长的脖子望着眼前的葫芦发怔。它们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当水面平静后，葫芦周围的鱼虾又开始游动时，长途飞翔后的饥饿使野鸭

们顾不得再去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有几只又向葫芦跟前游去，抢食着鱼虾。当一只



野鸭子刚一靠近葫芦，葫芦又微微一动，眨巴眼的工夫，野鸭子又沉进水里没影儿了。这回野鸭们有点儿警觉了，吃惊地看着这个神秘的葫芦。这个葫芦是有点儿怪，它底朝上倒立在水中，葫芦上有一对铜钱大的窟窿，里面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正向野鸭们窥视呢。野鸭子似乎看出了秘密，一只只惊恐地转身后撤。突然！葫芦向鸭群猛扑过去，随着几声尖叫又有两只野鸭子被拉进了水中。

“嘎嘎——”野鸭子们吓得炸了群，从水面上惊恐地飞起，丢下同伴四下逃散。

被拉住的野鸭子拚命挣扎，一下子把漂浮着的葫芦撞倒了，从里面露出一个男孩子的光头。这孩子圆脸，大眼，满头乌发，正咧着嘴开心地大笑着。他叫小根。小根立起身子，露出扎在腰上的一根粗绳，绳上挂着野鸭儿，他高举双手向岸边大喊：

“小弯，快来！”

“来了！”一声尖细的喊声刚落，从岸边草丛中站起一个男孩，他长得圆头圆脑，小鼻子，细眯眼。

小根一手扒水，一手拿着葫芦，从没腰深的水中向岸边走来。小弯伸手把小根拉上了岸，惊喜地用手指点着小根身上的野鸭子：“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小弯数完了，乐得直蹦高，说：

“小根，你真行！”

小根从身上摘下野鸭子说：“要是我爹来捉，一次少说捉他十只二十只的，哼！这次便宜了这帮傻家伙……”

小弯兴冲冲地问：“小根，咱们吃吗？”

“当然吃。”小根穿好衣服，“来，你捡柴，我和泥，烧野鸭子请小山东的客。”

“好！”小弯举双手赞成，“让小山东吃个够！”

小根和小弯在河岸边一块平地上，紧张地忙活起来。

七月中旬，在乌裕尔河两岸，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鲜绿的嫩草，挺着脖颈猛长，微风掠过，野草象麦浪似的起伏着。草棵中，各种鸟窝连着串，白的、灰的、麻点的大小不等的野鸟蛋遍地都是，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鸟们，满身长着黄茸毛，闭着眼，叽啾叽啾地啼叫着，等候父母衔食来喂它们。天空中，一种叫“窝了”的小鸟迎着风，展着翅，尽情地歌唱，那清脆宛转的声音，孩子们百听不厌，一个个情不自禁地仰望天空，拢起嘴唇，打着口哨与鸟嬉戏着，对叫着。每年一到这时，孩子们的心早已飞向那神秘莫测的大草原了。

可是，这些年来，大草原不是被鬼子占住放牧种马，便是因打“官草”封了甸子，孩子们只能远远地望着弥漫着白色烟雾的草原和在乌裕尔河上空飞翔的鸭群。今年

却不同了，从城里不断地传来了消息。日本鬼子快完蛋了。鬼子种马场的马群只交给小山东一个人放，草甸子也没封，打“官草”的事也没人管了。孩子们的心哪，乐开了花。所以，今年学校一放暑假，孩子们便成帮结伙地来到了乌裕尔河畔。

小根用木棍掘着土，小弯拾了一大堆干柴，又用葫芦当瓢舀来水，一边往土里倒，一边问：

“小根，泥巴和稀点好，还是干点好？”

小根说：“再倒点水，泥太干粘不住鸭毛。”

小弯向稀泥里倒完水，又接过小根手中的木棍搅了一阵子泥才直起腰来，问：“这回行了吧？”

小根蹲在稀泥堆旁边，用手抓了一把往鸭子身上一抹，嘿！黑乎乎的稀泥，牢牢地粘在鸭毛上。小根乐了，用手抓住野鸭脖子向上一提，说：

“小弯，你往鸭子身上糊泥。”

“我？”小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往野鸭子身上糊泥，是要有经验的能手才行。因为稀泥糊厚了，烧时熟得太慢，就是熟了，因为烧的时间长，把鸭子身上的水分全部蒸发掉，那就成鸭肉干了。稀泥糊薄了，火一烧，泥巴裂开，把鸭肉烧焦就不能吃了。小根是大伙公认的糊泥能手，往年都是由他一只只亲自糊，烧出来的野鸭子鲜嫩可口。今天小根叫小弯往野鸭子身上糊泥，小弯

能不为难吗？小弯朝小根傻笑笑，不敢下手。

小根笑着问：“小弯，你不敢糊？”

“敢！”小弯狠了狠心，抓起一只野鸭子说，“小根，糊不好，烧坏了，可不兴埋怨。”

“你就大胆糊吧！”小根鼓励着说。

小弯打消了顾虑，抓起一把稀泥往野鸭子背上一抹，问：“行不行？”

“行！”小根抬手把稀泥搥了搥，“要粘紧点。”

“嗯。”

小根和小弯一人提着一只野鸭子，不停地往野鸭子身上抹着稀泥，不一会工夫，两只野鸭子便成了两个大黑泥蛋。小弯用手掌托着问：

“小根，你看我糊的合格不？”

小根接过黑泥蛋看了看，笑了：“小弯，你心眼真灵，一学就会，比我糊得还好呢！”

“真的？”小弯捻拏两手问。

“真的。”小根又抓起一只野鸭子递过来，“小弯，你糊泥，我去点火烧。”

“好。”小弯接过野鸭子，嘴里哼着歌，美滋滋地糊起来。

草原的傍晚是雄伟壮观的。远处，归圈的羊群在晚霞里悠然地漫步，如同无数的扁舟在绿色的海洋里游动；

近处，牛哞马嘶，百鸟在空中啼叫，牧歌在草原上悠扬地回响。这一切，是那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使乌裕尔草原显得更加辽阔、深邃。

小根和小弯烧上了鸭子，并排地坐在河边上，他们把腿伸进水中浸着乘凉，一边玩水，一边等着小山东的到来。小弯从地上拾起一块石片，对准水面扬手抛去，石片在水皮上连续跳跃出一长串水花，吓得正在觅食的鸭群展翅惊飞。小弯指着空中飞翔的野鸭子喊道：

“野鸭儿们，你们别美，明天我就放上夹子来打你们——”

“你那夹子不行，”小根搬回小弯的胳膊说，“你的夹子是打鸟用的，钢丝细，劲太小，打野鸭子得用打狼的那样大的夹子才行。”

“打狼夹子？”小弯想起一件事，“小根，你给小山东做好打狼夹子了吗？”

“没，钢丝还不够。”小根说，“我正给他讨弄呢。”

小弯说：“小山东前天告诉我，他放马的时候碰上狼啦，让你快点把打狼夹子给他做好。”

狼，是草原上危害牲畜最大的天敌，它的出现，将威胁马群的安全，小根很替小山东着急，说：“行，我马上想法做好。”

小弯好动脑筋，爱提个问题，他望着天空飞着的野鸭

子说：“小根，你说怪不，刚从水中捞出的鸭子，身上怎么连一滴水珠也没有呀？”

“你说呢？”小根反问一句。

小弯说：“因为鸭子身上有羽毛。”

“你家大母鸡身上也有羽毛。”小根说，“它会游水吗？”

“那是因为鸭子脚上有蹼，鸡没有。”小弯胡诌起来。

小根说：“别瞎蒙了，告诉你吧，鸭子身上不沾水是因为它羽毛上有油。”

“有油？”小弯感到有趣，“鸭子身上怎么会有油呢？”

小根抬起手向远处一指说：“小弯，你看看，那几只野鸭子在干什么？”

小弯顺小根的手指望去。远处，一群吃饱喝足的野鸭儿正站在岸边不停地摇头摆尾，用嘴在身上各处乱擦着。这个小弯天天见，觉得没有什么稀罕的。他说：

“这是鸭子在洗脸。”

“不是洗脸。”小根说，“这是鸭子往身上擦油。鸭子的尾巴上长了一个肉疙瘩，能挤出油来，鸭子用嘴把油涂到羽毛上，所以全身就不沾水啦。”

小弯还不大相信，他眨眨眼，奇怪地问：“小根，你咋知道的？”

“听我爹讲的。”小根说。

小根爹叫郑柱，是赶马车的老板子，他识文断字，会讲“古”，在孩子们中有很高的威望。一年前，因“国事犯”^①被于红脸抓去当劳工了。直到现在也没有音信。既然是小根爹说的，那准是真的，小弯完全信服了。

一阵晚风吹过，干柴燃得噼叭作响，小弯回头看火堆时，惊喜地叫起来：

“小根，小山东来啦！”

小山东是个孤儿，没名没姓。因为他只有十几岁，满口山东腔，孩子们都管他叫小山东。他是种马场的马倌。

郑柱被抓走后，小根常在草甸子上放牧他家那匹菊花青骗马，很快和小山东成了好朋友。菊花青也常和小山东的马群一块吃草，因为它是本地马，熟悉乌裕尔河两岸的水草，很快就成了种马场一百多匹大洋马的马头。种马场的鬼子发现后，指令于红脸硬是把菊花青抢走，给种马场的马群当了马头。小根心里非常想念菊花青，每当小山东赶着马群来草甸子，他都要到马群里，抱住菊花青的头，含着泪亲一亲。他听小弯一说小山东来了，赶忙站起来，向西一看，果然，小山东骑着一匹枣红马，手持套马

① “国事犯”，即政治犯。是日伪为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而定的罪名。

杆，正驱赶着马群向这边跑来。跑在马群前面的马头正是菊花青。小根心中好一阵欣喜，他把双手围成喇叭，高声地呼唤着：

“吆……吆吆……”

“咳咳咳……”

小根的喊声刚落，立刻传来菊花青亲切的回声。菊花青撒着欢跑到小根跟前，伸过头，把脸贴在小根的肩头，亲昵地蹭着。这马浑身上下的皮毛，青中夹白，白中又泛着青，远远望去，好象一朵盛开的大菊花。

小根拍拍马头，又搂搂马鬃，抚摸着马身子说：“菊花青，知道吗，鬼子快完蛋了。我知道你想我了，再等几天吧，等鬼子一完蛋，我第一个接你回家……”

“咳……咳咳……”菊花青引颈嘶鸣着。

“嘻嘻，”小弯走过来说，“啊，小根，菊花青听懂你的话啦？”

“那当然。”小根说，“我家的马……”

“啪！”

“咳咳咳——”

一记马鞭子，抽在菊花青的屁股蛋子上，它憋着馑子惊恐地嘶叫了一声。小根很不满意地回头看了一眼，原来是小山东干的。这时候，小山东的马已从他身边跑出几丈远了，他回头冲着小根狡黠地一笑，大声喊着：

“小根，敢跟俺赛赛马吗？”

菊花青被打，已使小根心中火起，再看小山东那挑逗的神气，小根再也忍不住了，他飞身上了菊花青的背，双腿一夹，连喊：“驾！驾！”菊花青一声长嘶，张开四蹄飞快地向小山东追去。

菊花青是马头，它一跑，引得一百多匹大洋马潮水般地跟着菊花青向前跑去。霎时，马的“啾啾啾”嘶叫和“嘚嘚嘚”的蹄声在草原上空回响着。

小弯不会骑马，他无可奈何地只好站在岸边望着。

菊花青虽然不及大洋马个高、腿长。但它奔跑起来，冲劲大，肚皮贴着地皮，象支刚离弦的箭，“噌噌噌”几下猛蹿，眼看就要追上小山东了。

小弯急得直跺脚，大声地呼喊起来：“小山东，小根追上来了！”

小山东听到喊声，扭头一看，菊花青的头已抵上枣红马的尾部了。马背上的小根正得意地向他笑呢。小山东慌了，赶忙又扬鞭催马，无奈枣红马奔跑的速度比不上菊花青，转眼间菊花青已和枣红马齐头并进。小根冷不防地把双腿一收，从菊花青的马背纵身跳到枣红马身上，伸手抱住了小山东的腰，大声问：

“怎么样，认输不？”

小山东放下高举的马鞭子，仰起头说：“好，俺服输